



历史沉淀

从双槐树 看五千年前的黄河文化走廊

□ 陈苗 张体义 温小娟

伊洛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是河洛文化中心区域,“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”,河洛地区向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。

在此不远处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掘,近几年不仅得到了考古界的高度重视,也引起社会的持续关注,不时有热词登上热搜,如“牙雕蚕”“九连罐”“河洛古国”“文明胚胎”等。

4月13日,双槐树遗址顺利入选了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双槐树遗址,原来大有来历,这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,经过精心选址、科学规划,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遗址。当时,双槐树地区文化如此发达,周边又是什么样子呢?

双槐树和它的邻居们

双槐树遗址发掘前,在郑州北部、黄河岸边已经发现两处仰韶时期大型遗址,一处是郑州西山古城遗址,一处是郑州大河村遗址,恰如守护古都郑州北大门的两棵大树。

西山古城遗址发现得比较早,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,城墙采用先进的方块版筑法。在城墙筑造中,已经使用夹板、穿棍和立柱。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间,与双槐树遗址年代相当。西山古城的发现将我国古城产生的年代向前推进了将近1000年,被誉为“中原第一城”。

大河村遗址是延续使用数千年的大遗址,属仰韶文化中晚期,出土有精美的彩陶,其中著名的彩陶双连壶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。走进大河村遗址博物馆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气势不凡的联排房屋地基,这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史前居住基址之一,历经5000余年,仍有完整的平面布局

和1米多高的墙壁。由此可见,现存北方传统民居的建筑形式,在5000年前就开始出现了。

除了西山古城遗址、郑州大河村遗址,双槐树遗址还有更多“邻居”。在4月12日举行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点评会上,双槐树遗址项目代表、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介绍,在郑州、洛阳地区,目前发现的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已经有几十处,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就超过15处,其中有4处已经发现了有城的迹象。这些密集分布的遗址群前缘呈扇形分布,显然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。

黄河两岸的仰韶文化“朋友圈”

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说,双槐树遗址面积很大,具有核心聚落的性质,十分重要。但如果把眼光从双槐树、郑洛地区扩展开来,可以发现从陕、晋、豫交界处向东,黄河两岸有着大量的仰韶文化遗址。向西,仰韶文化影响到更远的地方。

在三门峡地区的黄河南岸,仰韶时期文化遗址有北阳平遗址、西坡遗址、仰韶村遗址、庙底沟遗址等。

魏兴涛介绍,在仰韶文化时期,黄河岸边的这些遗址有着相似的文化面貌,都有精美的彩陶,彩陶文化的辐射能力非常强大。当然,因为地域的不同,这些遗址也有各自的一些地方特点。比如说灵宝西坡遗址的大房子是半地穴带回廊式的,而大河村遗址则是联排的地面建筑,这可能是郑州地区比灵宝黄土坡地更潮湿的缘故。

仰韶文化晚期是个文化转型时期,社会形态更加复杂。魏兴涛

说,这一时期不仅聚落的大小开始有差别,且房子、墓葬的规模、随葬品的多少都有加剧分化的趋势。黄河岸边的仰韶文化“朋友圈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化。

黄河流域中游密集分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,也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的关注。他在《中国考古学——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》中说,郑州地区有一种以政体冲突为特征的聚落体系,此地等距离分布着数个中等规模的中心遗址。来自外部的影响与城墙的同时出现,说明在聚落形态发展上,群体间的冲突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在5000年前,以黄河为轴心,仰韶文化遗址密布,形成了一个如彩陶般绚烂多姿的黄河文化走廊。这些仰韶文化的聚落,有时可能共同对外,有时也免不了“兄弟阋墙”。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也相互碰撞,既向外输出也向内吸收,并在以后的发展中,开启了中原文明的新篇章。

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说,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文明的主体文化,处于华夏民族的孕育期。从近百年的考古发现看,仰韶文化族群高度重视农耕文明的建立和发展,重视生命的存在和族群的延续,重视社会秩序的建立,重视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,重视自身文化的传承和弘扬,使得仰韶文化在中华早期文明的百花园中一枝独秀。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很多优秀特质,如崇尚自然、天人合一,积极进取、自强不息,法天敬祖、讲究秩序,家国情怀、集体主义,开放包容、和谐共生,行事稳健、执中守正等等,都能从仰韶文化遗存中找到基因源头。

(来源:《河南日报》)

苏州二记

□ 胡竹峰



散文随笔

花山记

一路徐行,渐近自然,到达花山时,已过黄昏。人在树下穿梭,周遭黑黝黝一片。虫声像潮水,星火繁茂,灯光倒显得暗淡了。朦胧中只觉得那山清秀平缓,山林的野气澎湃而来,深吸一口气,有蔬笋瓜果风味,内心欢喜。

群鸟未眠,鸣声自山间传来,咕咕,唧唧。泡了杯碧螺春,靠窗定坐听,茶味、夜色与山风,似乎还有花香与新鲜的草木生气飘进室内,人也欣欣。鸟像知道有人在偷听其鸣,叫声越发高调,时近时远,彼此相和着。有鸟得意,有鸟得闲,有鸟得趣,有鸟得伴,有鸟得宠,有鸟得益,有鸟得食。听着听着,心里生出静气缓缓流动,那静气像雾,又像花山的夜的沉味。

后半夜飘起雨,雨丝落在树叶上,如春蚕食桑,屋檐积水打在芭蕉上,清脆如啄木。一股清凉包裹着身心,渐渐地,不知何时不知何处,更不知有我。

鸟鸣唤醒了客居的人,也唤醒了花山。一山翠微一山鸟鸣,还有风吹树木的声音,间或有犬吠有人语,虫子或许累了也或许沉睡未醒。

石路自脚下蜿蜒向上,遁迹树林。入眼皆绿,青冈栎、橡树、榉树、三角槭、翠柏的绿,还有流水的绿,青苔的绿。入了绿野婆娑之地,人仿佛也是青翠的,水流的哗然与树叶的鲜亮把人撩拨得浮想联翩。

花山的水干净。远看是一道晃动着清亮的白光,走近

才知道是澄澈的一泓山泉。掬得满满一捧山泉,双手一凉,然后是温润的舒爽。

走得深了,树叶在四周哗动,风吹来深幽的鸟鸣,越发显得山中幽静。

花山长满了树,纤细瘦长,树龄多不长,枝叶鲜亮,姿态温柔,让山体多了舒缓。更奇的是或仄或卧或立的老树,遮天蔽日,藏匿山中,像隐逸的僧人。

不独树多,石头也多。苏州产美石,太湖石皱、漏、瘦、透之美迷倒众生。花山的石头却厚朴,满山散落的石头,颜色苍苍古旧,不像太湖石以白娱人。一些石头上凿有字,或写景或抒情或言志或警世,几百处楷行隶草篆石刻,写着“山种”“隔凡”“吞石”“坠宿”“渴鱼”“花山鸟道”“凌风栈”“布袋石”“皆大欢喜”……

最喜欢两方石刻。一方是“坠宿”,圆润的团石,说是天上落下的星宿,心想这或许是文曲星,希望赐我辈长远的文气与勃勃生机。还有一方石头刻有“且坐坐”,忍不住上前摩挲。

在花山住过几回,见过春晴,见过夏雨,见过秋风,见过冬意。阴晴风雨,花山无恙。此刻,雨下大了,窗外灰白的云雾如厚絮,山却格外透着绿。

天下处处有河有山,此处山以花为名,这是山的幸事。一时倒羡慕那些近山而居的人了。

花山,在苏州城西。

碧螺春记

太湖东山的杨梅、西山的枇杷极甘美,我吃过,他乡不及也。不独如此,太湖东山所产碧螺春,为茶中翘楚,有“天下第一”之美誉。

碧螺春美而不艳,犹如李商隐的无题诗,轻抚人心。

碧螺春泡在水里,映得杯子淡茵茵的,像齐白石、张大千笔下的瓜果册页,让人心旷神怡。再看看杯底,叶底漂亮可人,鲜绿青嫩,慢慢伸开手脚,仔细看,能看见茶叶冒着细细的小泡。碧螺春泡在水里,是绿色的雪呢。

碧螺春之名颇好,“碧”是说茶色,“螺”指茶形,“春”喻茶味,三个字写在纸上风流蕴藉。

朋友说喝碧螺春,春天是最好的时令。春日清晨,泡一杯碧螺春,应景也应时令。玻璃杯里春意迷离,玻璃窗外桃红柳绿,心情一下子清淡了。碧螺春的味道也清淡,清而澄澈,淡而丰腴,入嘴一股鲜气。轻咽入喉,鲜气下沉,仙气上浮,隐隐在红尘之外。

这些年,总会存一些碧螺春留着秋冬季喝。秋意起时,北风来兮,大雪天,寒雨时,喝红茶之前或者之后喝一杯碧螺

春,能冲淡一肚子的萧瑟。茶水一泡泡淡下来,一个早晨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慢慢悠悠过去,身体里有枯木逢春的喜悦。喜悦之外,欣欣向荣。绿茶的好,一言以蔽之,正是欣欣向荣、郁郁葱葱吧。

碧螺春最初产于东山碧螺峰石壁上,据说种子由飞禽衔来。原为无名茶,后有乡人将茶纳入怀中,茶叶受热,发出异香,大家闻到了,说“吓煞人香”,并以为之名。康熙南下时,喝到这款茶,觉得“吓煞人香”俗了,遂改名为“碧螺春”。

据说碧螺春有兰香,我大概是喝多了兰香茶,习以为常于是麻木,没能觉出,倒是喝出了梅香。兰香是君子之香,梅香是隐士之香。兰香也好,梅香也好,香让茶味多了想象的空间。

前一晚用桑皮纸将碧螺春包好放入已经开放的莲花中,早起取出冲饮。两泡之后,莲香沁脾。此人是汪星伯,周瘦鹃先生文章中写过。

一杯碧螺春,带着江南的气息、植物的气息、明清的气息。好茶总有一段历史。

(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)



八闽风光

泉州台魁巷: 古巷流韵新芳华

□ 林升

作为泉州首个古城背街小巷“微改造”项目,台魁巷是泉州古城29条小巷综合提升改造保护“见人、见物、见生活”模式实践的一个缩影。这些古城背街小巷“微改造”项目,以“三留一活化”的基本原则组织实施了微改造工程,即留人、留形、留乡愁,文化和业态保持活化,同时还改善了人居环境。目前,这29条街巷综合提升工程已进入尾声,像这样活态保留完善、历史文脉清晰的古城保护区,在泉州不胜枚举。

(来源:东南网)

